



迷宮

著者 月形 善

川口 三郎

迷宮

著 固 滕

上 冊 四 馬 路

光 華 書 局 印 行

1929

自記

我的第一作集「曉畫」絕版了後，還有人問及；於是選出六篇，又加進六篇，便成這小小的一冊子。這些習作，自己看了，頗有些嫌惡之情；別人看了，自無待言！

藝術二個字，有時我也要談論的；人家的作品，有時我也要談論的；用尖刻的話來譏笑人家，我也不免的。但是我有自知之明，這些習作中，我所犯的毛病，自己早已看出了。有人笑我罵我，我一點不怪怨的；好在我不把這些東西當爲藝術品。

近一二年，我總算正式在社會上尋飯喫了。要尋飯喫，不得不把自己潔白的身子，躍入沸熱的油鍋裏被煎熬。在這種生活狀態之下，決不會產出好東西來。這不是我的通病，我相信豐富的藝術品，從豐富的內的生活而產出。回說到我現在的生活，飢餓不

二 迷 宮

恆心懷惡劣，不消說是笑謔的故智早已失掉，連歌哭的餘情都沒有了，還說甚麼！

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隱 固

目次

壁畫

石像的復活

鄉愁

二人之間

水汪汪的眼

白足蟲

古董的自殺

摩托車的鬼

一

迷宮 目次

葬禮

新漆的偶像

一條狗

迷宮

二

迷宮 目次

壁畫

崔太始近來住的地方他的朋友們都不很知道了。他在留學生中資格不算舊，到東京不過五年。今年是他任美術學校最後的一年了。他雖是學了五年的畫，從來沒有畫完工過一幅。以前他住的房間裏裝着一疊畫架，至多成就一半又塗了去，或是僅僅鉤了些輪廓罷了。但從這些半途而止東鱗西爪的畫裏，他的結構他的筆致，在在可以看出他有偉大的藝術的天才。

他有位朋友T君，住在白山的近傍，還是他國內的同窗，所以很算知己。有一天午後，他忽然現在T君的房中。

六疊席的房間，四壁都是亂七八糟的書籍。崔太始與T君面對面席地而坐，席上

一盤熱勃勃的清茶，T君敬了他一杯，看他一喝而盡，將杯子向盤中一頓，呵了一口氣，從烟袋裏挖出一枝烟來亂吸。T君看他那頭髮有二寸多長，鬍子不消說，制服的兩袖和胸次都塗了紅紅綠綠的顏色，白的硬領也抹了一層污黑的脂肪，他不由得暗暗地笑了。

「太始，你住在甚麼地方了？」

「我住在日本橋我親戚的銀行裏，我借了一間光線很適宜的房間，雇了一位姑娘做 Model，想在這一月內，努力完成一張卒業製作。」

「那好極了。我希望你此次的成功。」

「T君，我倒有一重心事告訴你，你替我做首詩發洩一下怎麼樣？」他搖搖頭，眉目都皺在一塊，彈去烟灰，向T君說。

「那怎能辦到！我做詩都是自動的，自己感觸的自己要說的。你的心事我何從知

道」

「我講給你聽罷，我今天到你這邊來，經過小石川教堂，今天是特別傳道日，有一羣女學生分道發佈傳單，過路的人都受領女學生們鞠躬和一張傳單。獨有我經過時，她們不來理我，我很憂鬱，你把我的憂鬱寫出來罷。」

「什麼大不了的心事，原來就是這一點。你有了夫人有了三歲的女兒，你還不知足，你每每講起那些女人的事情，就好像垂涎萬丈的樣子，我勸你不要胡思亂想罷。」

「我們徒然的結了多年知己……唉！我最切齒痛恨的，就是說我有了妻女便不該再有別的念頭。父母強迫我結婚，這是我有妻室的來歷，一時性慾的衝動，這是我有女兒的來歷……T君！你是聰明人，我不以一般朋友看待你，你也苛責我，我真沒有地方告訴了。」他說了，便斷斷續續的一呼一吸，他不禁滴下了一場眼淚。

「你不必悲傷，我明白了。你饒恕我的函件，我一定勉力替你做一首詩。」T君被

他的話感動了，不禁起了同情，便安慰了他幾句，他只沒精打彩的吸着香烟。

「你在銀行裏，沒有人和你一同畫嗎？」

「只有一位L君同畫。」

「他是到東京還不上兩個月的那位L君嗎？」

「是的，便是那位。」

他們倆談了些很平常的話，崔太始總覺得沒甚意思，不久便與T君道別。T君也無從安慰他。T君聽得崔太始近來和許多朋友們意見不合，連一連二的絕了交。他的朋友們往往講他的性情大變。T君從這回子談話裏，也經驗了。所以很失悔剛纔說的話，怕因了這個緣故，損壞了多年的交情。

第二天崔太始到銀行去，得到一封快信——他因為住的地方不告訴人家，一切

信札都由銀行轉遞——原來國內母校裏的教授殷老先生帶了兩位女公子到東京來遊歷。此刻住在神田的長安旅館裏，他歡喜得非常，以爲有機會去招待殷老先生的二位女公子了。他再沒有心緒作畫，便一直到神田去找長安旅館。

殷老先生的一室也不很寬大的，席子上鋪了一條大綿被。殷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，此外T君、L君和別的少年兩位，都圍着坐在大綿被上，鑒賞長女公子南白所作的畫。殷老先生精神振起，講他長女公子平日得的是某先生的指導，某先生的品評。T君、L君和別的少年們都說了一堆恭維的話。

崔太始推進門來，見殷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，然後敘些應酬話。此時他也盤坐在L君、T君的中間，別的二位少年，背地裏望崔太始那種特別的動作發笑。崔太始雖是和殷老先生很有精神的談話，但是一面他很失望。他想殷老先生在東京的門徒不止他一個，在座T君、L君和別的二位少年，也曾受過殷

老先生教育的，和他的二位女公子同一是世兄妹的情誼，於是他預算不能獨盡招待的義務，他的熱望冰消了一半。

殷老先生的長女公子南白，十九歲，她得到名師的指導，她的國畫創作，在國內已有望的了，次女公子北白，不過十四歲，還在小學校裏讀書。他們這回子東來唯一的目的，想開一個展覽會，陳列南白創作，使東邦人士也知道中國有位閨秀畫家南白女史的作品。

殷老先生和他在座的門人，規劃了半天。展覽會的事情也就有個端倪了。五位門人中大家推T君到日本畫家協會去交涉，推L君担任編畫件的號數，崔太始去設法借會場，別的二位印目錄發傳單，他們認定了，殷老先生和南白懇切的致謝他們。他們便與殷老先生們道別。

般老先生不很信任別的門人，因為他有的穿西裝，有的穿制服，都很整潔而漂亮。獨有崔太始衣服上有顏色痕跡，蓬頭垢面，不加修飾，所以般老先生很信任他，說他是最老實的一位青年，又說他對於籌備展覽會的事情最出力。因此南白也很感激他，畫了幾幅畫相送。

「支那閨秀畫家般南白女史，此次隨尊人東來游歷，所帶作品百幀，於三月一二三日，假神田東亞俱樂部，由日本畫家協會主任舉行作品展覽會……」

東京的新聞上都載着這一小段新聞。到了開會的那一天，般老先生的五位門人都到會幫忙招待。東亞俱樂部在神田熱鬧的一帶，所以參觀者很多，而且都很頌揚南白的作品。東京的新聞記者又時來採訪消息，招待的五位很有應接不暇的光景。

第二天，這是末一天了，般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也到會。那時參觀者新聞記者都由他的門人們招待着，在樓下的一室，般老先生和參觀者新聞記者們談話，下着

當了翻譯，樓上的一室，崔太始和南白北白坐在沙發上閒談。

「你送給我的三幅畫，我真感謝你呀！」崔太始柔順的對南白說。

「那沒有價值的，我是亂塗，請崔先生指正才是。」南白很謙虛的回答他說，北白低倒頭沒有話。

「這三幅畫都很有意思，我尤其愛那幅『紅葉題詩圖』，你的筆法真可說超過石田呢！」

「唉，你不必見笑。你那樣說，我真慚愧。」

樓梯上的足聲響了，參觀者連一連二的上樓，打斷了崔太始和南白的談話。他們站起，避到近壁的一隅，讓參觀者進行環繞的路徑。

崔太始走下樓梯，在樓下的一室踱來踱去的，想起南白那種溫柔可愛的性情，清高秀麗的畫筆，又是恭敬她，又是愛她，她送給他的一幅『紅葉題詩圖』，在崔太始眼

裏看來，一定有深奧的寄託，斷乎不是隨便寫的，他愈想愈高興，搖搖頭，自言自笑。一片坐在入口的地方，偷看他的那種特別舉動，莫名其妙，但只猜到殷老先生樓上贊了他幾句罷了。

殷老先生和他的女公子門人送新聞記者參觀者下樓揖別，壁上的時計剛敲五句鐘。

「閉會罷，承諸位勞駕三天，心裏很不安，今天預備在中華樓小叙，我們同去罷，」殷老先生對門人說。

「不必客氣，我們便要回寓了。」門人們同聲辭謝。

「不是我的客氣，是你們的客氣。太始君你爲我邀請他們，你不應該也說客氣的話。」殷老先生對崔太始說。

「我們不應該違背殷先生的命令，殷先生好意教我們去，我們也就去罷。」崔太

始變了語調，得意揚揚的對同伴說，他以爲有無上的光榮。般老先生對他說那句「你也不該客氣」的話，帶有些橄欖的滋味，愈嚼愈甘。L君微微的拉了T君的衣角，T君便斜看崔太始的得意的示威。

他們從東亞俱樂部出來，走上街道，轉了兩處的街角，便到中華樓了。般老先生早已定好了一間「蘭室」。

圓桌子上般老先生對門而坐，右方北白，南白，崔太始，別的二位L君T君順次坐下。T君與般老先生又並肩了。般老先生與T君談話，別的二位也乘機插了許多話頭。他們談的資料，不出展覽會經過的情形。

崔太始用小刀去了三隻大蘋果的皮，又切成無數的小塊，插上牙籤，盛在盆子裏，請同座的隨意取喫。L君從眼角裏偷望崔太始，他留下四塊大的，分給南白北白，她們說一聲「謝你。」他急忙留意同座的幾位有望他的沒有。L君裝樣沒有看見，他才放

心下來。於是他也參加殷老先生的談話。

L君向T做了一個眼風，T君立刻注意崔太始和殷老先生的談話。崔太始談鋒尖利，說了一大批上下古今長話，殷老先生連聲贊揚，說他有見識。

「太始君名不虛傳，殷先生都佩服他呢。」T君插了這一句話。

「果然，十年前的地位，我是他的先生，十年後的地位，他是我的先生了。」殷老先生搖頭說了，衆人都笑起來，喧聲大作。崔太始尤顯現自己一臉的光榮。

他們從中華樓散了席後出門。門人們都向殷老先生們道謝，分道而別。但崔太始還瑟縮不前，他很想像殷老先生們到長安旅館，再去談一歇子。

「再會！再會！」南白向崔太始辭別。崔太始聽得她的辭別話，一面不好意思跟她們去，一面却想到南白不和別人道別，單向他致辭，他又格外得意，便也致辭而別。

第二天的下午五時，在東京站殷老先生和他的二女公子上車了。L君T君崔太